

“文学淮军”
征文 第九季

糖画人

闫立新



请允许一朵花慢慢盛开

王馨宇



去街上购买春联时,在人群来来往往的一隅,我看到一个不起眼的小摊子,却吸引了不少人的围观,好奇心驱使,我也围了上去。原来是卖糖画的老师傅,坐在摊位前的小板凳上,用一把玲珑精致的铜勺子,从小铁皮炉子慢火煨着糖稀的铁锅里,舀出些许黏稠的糖稀,在光滑的大理石板上作画。

只见他在用糖稀画一幅梅花,手腕灵动,指尖灵活地掌控着勺子,那搅拌丝滑的糖稀,时而如金丝垂落,淋成梅树嶙峋的枝干;时而如浓墨重重地落笔,一瓣瓣形象生动的梅花开在枝梢上;时而循环浇铸,勾勒出梅树上的一只栩栩如生的喜鹊。整个过程,老师傅一直是动作收放自如,娴熟的画技,让围观的人惊艳,很快,就看到了一幅美轮美奂的喜鹊报春图。

糖画完成后,老师傅并不吆喝着叫卖,而是默默地等待着有缘人购买。一个小姑娘掏出钱买下后,老人从身边的布袋里,抽出一支一尺多长的光滑竹签,粘上糖稀,压在喜鹊报春图的正中间,等冷却凝固后,用薄薄的刀片,小心翼翼地把糖画从大理石板上铲起来。拿到糖画的小姑娘兴奋地左瞧右看,却舍不得去舔食一口这立体晶莹的糖画。

这时,又一个小男孩点名要一幅孙悟空的糖画,只见老师傅用勺子在锅里搅拌几下,等沉淀下去的糖稀再次达到均匀的黏度后,勺子一舀一晃,微微地倾斜,糖稀像一条粗粗的金丝线,在大理石板上变魔术般,忽上忽下,忽左忽右来回运转,不一会儿,形象逼真的孙悟空糖画便展现在众人面前,大家都以为糖画已经完成了,谁知老人戴上薄膜手套,从身边的粗瓷瓦罐里,揪出一小团更为黏稠的糖稀,两只手来回地把糖稀揉搓成一根细细长长、圆圆滚滚的的棍棒,黏合在孙悟空的手上,大家才恍然大悟,这是给孙悟空做的金箍棒啊。活灵活现的孙悟空,在阳光的照射下十分传神,让人不禁感叹老师傅糖画艺术的高超。

退休后的父亲得了闲,买来两盆君子兰,安放在花圃里。

冬日暖阳下,它们伸展着纤细狭长的叶片,在露水的滋养下,透着碧绿的光泽,像翡翠一般摄人心魄。花茎上长着不少大小不一的、浅绿色的花苞,挨挨挤挤,好像顷刻间就要“引爆”整个天地。

我满怀期待,希望能早日一睹它的芳容。可令人沮丧的是,父亲每天松土浇水、锄草施肥,忙得不亦乐乎。眼前的君子兰却像是约定好似的,齐刷刷地只长叶子,就是不开花,为此我沮丧不已。偶然的机,我翻到一本植物集子,上面记载“君子兰从小苗到开花,一般需要三到四年的光景。”原本兴致盎然的我,一下子提不起精神来。父亲却笑着安慰道:“等花开,不能急。”

来年的冬天,正在看书的我,被父亲唤至阳台。他兴奋地指着花盆让我看——原来是君子兰开花了!指头般大小、橘红色的花蕾渐渐膨大,竞相而出,由粗壮的花梗高高托起,似嫩绿色握柄的火炬,显得新奇、高雅。父亲意味深长地说了句:“这花真耐得住性子啊。”我一听,也打心眼里钦佩起这君子兰来。

禁感叹老师傅糖画艺术的高超。

小时候,经常看到很多画糖画的师傅,或挑着担子走街串巷,或摆着摊位静静守候。我家当时不富裕,为了得到一幅自己喜欢的糖画,经常从家里找来破铜烂铁去跟糖画师傅交换,有家庭生活好一些的孩子,往往会端一碗米或者面,去和糖画师傅交换。至于糖画内容,也多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花鸟鱼虫、飞禽走兽等,至于价格,是根据糖画的难度、艺术而定。

虽然喜欢糖画,也买了很多次,只知道糖画,观之若画,食之有味,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才真正懂得糖画可不仅仅只是好看好吃的小零食,而是一门历史悠久,养心养眼的艺术。据记载,糖画起源于明代,材料以红、白糖为主,加上少许饴糖为辅助,放在炉子上用温火熬制成软硬闲适,达到牵丝时来作画,根据画作的背景,或采用浇铸,或垂丝,或滴落的手法,来画糖画。一幅画的精致程度,全凭艺人的手上功夫。那时,我们小孩子不懂,称呼这些糖画一律说是糖猴儿,其实,糖画的正名是“倒糖人儿”,或“糖灯影儿”,是地地道道很平民、很烟火味的民间艺术。

此时,正当我沉浸在老师傅的手工魅力时,不断有人过来。有个男士拉着一个孩子的手过来,他要为孩子买一幅生日快乐的字。老师傅得知孩子的生肖后,又开始搅拌糖稀,沉思了一下,拿起勺子舀起糖稀,在石板上画了起来,一丝不苟,专注的神情,让人很敬佩师傅的敬业精神。不一会儿,在老师傅娴熟的操作下,“生日快乐”四个字完成了,让人感到惊叹的是,这四个字,字字有马的外形,字字有一种奔驰草原大漠的感觉。男人很惊讶,孩子很喜欢,这幅糖画,老师傅没有收钱,直接送给了孩子。

离开老师傅的摊位,一路上都被老师傅画糖画的情景,触动心灵最深的地方,好像黑白胶卷,反复播放着对儿时味蕾的甜美记忆,温馨如初。

想起不久前邻居家发生的事。隔壁的一对夫妻双双毕业于国内的音乐名校,他们对孩子寄予了厚望。每逢周末,两口子就轮流带着孩子去参加小提琴的兴趣班。一次,我在小区里散步,看见邻居家的小孩蜷在花圃一隅抽泣,赶忙上前询问,原来他的父亲刚刚训斥他,怪他不用心学琴,辜负了父母的一番苦心。说罢,孩子的泪水就簌簌地落下来。我安慰了几句,待孩子的情绪稳定后才离开。

上楼后,我沉思了一会儿,敲开了邻居家的门,缓缓劝道:“大哥,你家的孩子还小,慢慢来,多给他一些时间,相信他会进步的。”孩子的父亲听罢,有点不好意思地点头,气也消了大半,忙下楼去安抚孩子了。半年后,孩子果然在琴技上有了不小的起色,一家子的关系也融洽许多。

很喜欢木心《从前慢》的一句话:“从前的日子变得慢,车、马、邮件都慢。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”是啊,节奏太快容易心浮气躁,反而容易弄巧成拙。面对生活的急流,倒不如慢一点,以淡看风云的从容去期待,去守护,因为没有一朵花从一开始就盛放,只有给予充足的阳光、雨露与耐心,花才能尽情绽放。

煮一碗人间烟火

刘云燕

有人说,柴火煲汤煮饭,最费时间,也最见真情,其中火候掌控,柴火添增,时间长短,只有做的人才明了其中的艰难漫长。我想,人间最美莫过于这份烟火的气息。

婆婆在乡下住,喜欢用乡下的大锅灶烧火做饭。每当我们回去时,婆婆就往头顶上搭上一块白毛巾,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报纸点燃,再放入大炉灶里,接着往里放入劈柴,随着滚滚的烟从烟囱里冒出来,火就点燃了。婆婆喜欢用大铁锅做饭,待炉火烧得很旺,她就开始用铁锅给我们炖鱼了。只见她麻利地把小料放入锅中,顿时院子里都飘着香气。而后,她把收拾腌制好的鱼,放入锅中,只听“刺啦”一声,鱼就被煎得金黄。待铁锅“咕嘟、咕嘟”地炖了一阵子,鱼就做好了。我喜欢配着米饭,喝着鱼汤,味道鲜美极了。而那鱼肉已经浸了味道,特别好吃。每每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鱼时,我都会感觉格外幸福,这也许是平凡的生活,可是却充满了烟火的气息,充满了爱的味道。

无论我走得再远,最喜欢吃妈妈包的饺子。那是独特的“亲情密码”,曾经走过天南海北的地方,也吃过名贵的海鲜饺子,可是妈妈包的饺子味道才更具有“烟火气”。妈妈包饺子有自己的绝活儿。哪怕家里有十个、八个人等着吃饺子,妈妈一个人也能很快地搞定。她麻利地拌好馅,不咸不淡,香气四溢。待到开始包时,只见她的手翻飞着,瞬间一个饺子就成形了,且昂首挺胸,俊美无比。待一锅饺子煮熟,你吃一个,香醇而美味,那是独有的“妈妈”的味道。无论你走到哪里,都会想念那碗饺子的味道。那是天底下最好吃的美食。

每天下班,只要没有临时紧急的任务,我都会收拾好自己的物品,马不停蹄地奔向地铁站。地铁上人特别多,摩肩接踵,也许还有被挤成“相片”的危险,可是我还是愿意早早回家。因为在家里,爱人在等我。我最喜欢当我走到小区里,就会抬头看到厨房温暖的桔色灯光。灯光下,爱人正在厨房忙碌着。此时,我还会加快脚步,赶快回家。当我打开门,爱人已经做好饭菜,正等着我回来。他说:“快洗手,吃饭了。”我闻着饭菜的香气,庆幸自己赶上了回家最快的那辆车,可以和爱人一起慢慢地享用晚餐,而不必他长久的等待。两个人一起吃着饭,没有甜言蜜语,却也温暖无限。

当我远行他乡,每每看到夕阳下炊烟袅袅,或是突然闻到熟悉的味道,吃到家乡的美食,都会让我深深的想念。因为这是人间最美的烟火气息……